

天召不可违

——梁木回忆录

殖民地的澳门

我叫梁木，一九五五年在澳门出生，是殖民地的产物。谈起殖民地，想必年青一代应该非常陌生，所以会对以下的分享感到即新鲜又陌生。希望大家从中能听得出神的恩泽。

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皇军侵略我国，从北方直到南方广东。我的父母亲都是广东中山人，我的故乡离孙中山先生的家乡，今天开车才不到十三分钟的距离。我之所以生在澳门，是因为伯父和父亲带着他们的妈妈逃避战火，从广东中山逃难到最接近的一个城市，那就是澳门了。伯父和父亲把奶奶留在澳门，两兄弟到香港找工作。

父亲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母亲，他们就结了婚。香港的日常开销在当时要比澳门高太多了，日子很难维持。于是俩夫妻就跑到澳门住，所以我就在澳门出生了。

后来，父亲把母亲和三个孩子留在澳门，自己在香港打工，三四个月才凑够一点零碎钱，坐船往澳门去看妻子和孩子——老大是我哥，老二是我姐，我是老么。母亲每月用澳门币 25 元租了一个小房间，房间里有一张双层床，一张矮小的木桌，四张矮木头凳子，这就是我们四口子的家当。

五六十年代澳门的经济不好（这是相对于当时的香港而言），

我们澳门人听见“香港”这两个字就很羡慕，很向往。偶尔有香港人来赌啊、玩啊……我们看着他们穿的衬衫、手腕上戴的手表、脚上穿的鞋子，我们的内心多少会感到有些自卑。我们喊自己是澳门仔，而他们则是香港客。

但是我的童年很幸福，我的童年比较简朴，没有什么玩具，更没有很多好吃的。即便有好玩具，比如我一看见就着迷的多款精致的小模型跑车，我家里也没钱买。开饭的时候，如果当天有一粒鸡蛋——将一颗鸡蛋，磕在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上面，加一点珠江牌生抽酱油，那这顿晚餐就算是丰盛的了！如果哪一天没有鸡蛋了，但是有猪油浇在这热腾腾的饭里头，再加上一些生抽，也是香喷喷的……。

当年的澳门也不像今天，今天外国财团带来巨资，全部投资到博彩业方面，把澳门变成了乌烟瘴气的赌城。从前不是这样的，我童年的澳门是很纯真的。我们这条小巷晚上睡觉家家户户门是不上锁的，大家都没钱，何必关门睡觉呢！还记得冬天天气很冷，门口来了一位乞丐叔叔，躺在我们家门口对面房子的后门那里。我们虽然穷，母亲看见就动了同情心，常常把我们的一点点白米饭送他一些。

澳门靠海，小时候哥哥带着我去钓鱼。我跟着去，坐在海边，眺望着海洋远处水平线，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。那个时候的我大概也就八、九岁左右，我心里喃喃地说：“不知道天地之间有没有一位造物主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觉得他对于什么是美这个概念很有品味。这种协调的感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如果真有一位造物主，他一定是很看重和谐的。”

母亲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离开她不喜欢的澳门，回到香港。她希望三个孩子能在香港长大、找工作、出人头地，最好是能出国。我十一、十二岁那两年，母亲为了有一天能圆梦，把我带到了一间天主教小学——澳门慈幼小学去念书。这是当时澳门最好的学校，无论是小学或中学，都是天主教传教士创办、管理的。

在慈幼小学那里，我第一次听到《圣经》——当时有宗教课，就是《圣经》课。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小孩儿的故事。小孩的名字叫撒母耳，正在睡觉，听见有声音喊他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他回答：“我在这儿。”就跑到他师傅那儿，“师傅，你喊我？”师傅说：“我没有喊你！”原来是上帝雅伟喊他……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）。这故事对我太震撼了，心里想：这位神竟对小孩子说话？或许，他也会对我说话。

一九六八年，有一天爸爸买了五张船票，圆了妈妈的梦，举家迁往香港，我就离开了所爱的澳门。我们举家迁返香港，那年我十三岁。

香港

到了香港，母亲最关心的，第一是老公每个月能赚多少钱养家；第二是住房；第三是孩子上学，孩子上学将来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

香港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学校，刚刚从澳门到来，怎么上学呢？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好，离开澳门前，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让我拿着到香港找同一个教会办的中学。母亲牵着我的手去见校长。校长看了信，对妈说：“孩子是好，毕竟我们这边初一的孩子都是本校附属小学升上来的，我们没有多余的名额。但别失望，我给你们写一封介绍信，你们去另一所学校试试看。”

于是我们坐了大半天的车，找到了第二所中学。校长看了信，说的话跟第一位校长说的一样，他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说：“这中学在湾仔，是才开办了几年的新校，相信有空位”，如此云云。就这样，母亲才为我找着这一所天主教中学。

跟澳门一样，这间中学有《圣经》课，要考试，我继续接触到《圣经》。其他同学都不太感兴趣，但《圣经》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。记得神甫讲马可福音，讲到耶稣的言行，这些对我的吸引力可大了。

这是一所男校，教学楼有七层高。每天上了三节课后，铃声响起来，就是休息、打球、喝水的时间，一声“老师再见！”所有人都哗的跑到楼下一个很小的篮球场打球。我呢，轻轻松松地走到二楼的一个小教堂，静悄悄地推开了门，小教堂的灯都关了，除了放圣餐圣具的柜子旁边有一盏红色的长明灯。独自进了小教堂，跪下，跟天主在一起，无言无语，里头是一种感应——不是感觉，仿佛我能感应到这位创造天地的设计师。

曾听一些新教徒（基督徒）说，祷告就像跟上帝聊天一样；又说天主教徒祷告却像念经、念佛——有点儿轻看天主教徒的意味。自负是人的通病，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差劲。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，我慢慢地离开小教堂，关好门，到球场打球。同学看见我习惯取笑我：“圣人来打球啦！”——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“小圣人”，是贬义的，是傻瓜的意思。但我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给我的压力。

所以，年轻人不用怕，对的事情就去做，因为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你是对的。这次回香港，有二十多位中学同学盼着跟我聚会。他们尊敬我，很吸引他们的是我从小就奉献自己给天国福音的事

业，坚持到今天。当年笑话我，今天他们都好奇，等着听我的故事。所以，对的事情我们不怕做，坚持做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骗人的，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的。

这次回香港，我是星期二晚上到达的。星期三睡醒了，吃过早饭，其他事情都不做就往母校的方向走。母校坐落在湾仔的一个山坡上，每天上学要爬长长的阶梯。这次故地重游，我故意数了一下，一点没错，共三百级台阶。我边走边回忆着差不多五十年前的时光，历历在目。

母亲的眼泪

初二那一年，一天放学回家，我放下书包，看不到妈妈。跑进厨房，看见妈对着窗背着我在洗菜。我在小凳子上坐下，开口说：“妈，如果一天我当神甫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以为很快就会听到答复，但她一直都保持沉默，没有回答我。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我静悄悄的去看她，看见妈妈正在流泪，我感到害怕，就轻轻地坐下，再也不敢继续这个话题了。

我坐在那儿，她开声了——当时的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，母亲的话音还在耳边。我的母亲当时没有宗教信仰，她生长在一个富裕人家，不甘心在澳门贫穷度日，所以选择回到了香港。她没有转过身来，我听见她的声音，说：“要是一天你去当神甫，你岂不是给一家带来光荣吗？”这是我十三、十四岁在香港上初中的故事。

福音在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这么大的能力。听了福音不到一年，我意识到我的一生是属于创造主的，我只想将自己完全献给他。我面前唯一可以参考的榜样就是那些天主教的神甫。他们没有结婚，八成是外国人——有意大利人、苏格兰人、波兰人、爱尔兰人、

美国人，但意大利人居多。这些鲍思高慈幼会的会士们（Salesians of Don Bosco，慈幼会是天主教组织之一）来中国前学中文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能得到福音。解放后，他们都被赶走了，有一些到了澳门和香港，不甘离开中国就留了下来，发展了这些学校。为了接近中国人，他们学汉语，有一些甚至会用普通话背诵《论语》，唐诗。当神甫是我的志愿，是献上我一生的方式，所以我对母亲那样说。对于当年的我，结不结婚都不重要，反正我太小，我不懂。

我们家五口子虽然没钱，但很幸福、很和谐，我们都很爱爸爸妈妈。我曾对妈妈说：“妈，我不结婚，我要永远待在你身旁。”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爱母亲，以为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待在她身旁，不明白妈妈希望我一天会成家。当神甫就意味着不结婚，这对妈妈的打击是很大的。

所以，听到福音不久，我就想献上一生。没有人教导我当这样做，除了福音和天主的灵之外，我不能解释是谁教我的。对我来说，信就是奉献终生。

十三、十四岁，说不懂事我也懂一点。我意识到这个话题伤了母亲的心，接下来中学几年，我再不敢提这话题，不敢再次伤妈妈的心。但是，不提不等于我的心没有回应，相反，奉献一生的志向越来越强。

忘不了的恩惠

到了中学五年级，在教堂认识了一些比我大五、六岁的“哥哥”。那时候，香港有些家庭开始把孩子送到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去念书。我听说一个教堂的“哥哥”去了加拿大留学。我不懂事，我回家对爸说：“爸，某某去了加拿大读书，我也想去。”“我也想去”这

四个字说来容易，却叫父亲为难了，家里哪里有钱供我去外国读书？父亲不吭声，听了之后就想办法。

父亲没有读过书，抗日战争的时候哪里有机会上学呢？为了养家，他买了一本小《中华英汉字典》自学英语。凭自学来的一点英语，父亲被全港最有分量、最受香港市民信任的英语报刊《南华早报》（South China Morning Post）录取当文员。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单位，工资蛮不错的。为了孩子能够去加拿大留学，父亲提前将他的退休金全数取了出来。按单位规定，退休金可以提前取出，但是会损失很多钱。这意味着父亲没有钱养老了。

但是钱还是差了很多——需要买单程飞机票一张，还有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；最要命的是，接受加拿大移民局官员面试的当天，必须出示含银行盖章的证明书，证明我家有足够的钱支付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总数是两万多港币。那是一九七三年，父亲每个月工资才几百块，两万多元的钱哪里去找啊？所以，退休金拿出来了还是不够。我哥哥是警察，警队里的一位兄弟借钱给他；教堂圣咏团的一位恩师送了六千港币给我；另外又贷了一些款，加起来一共两万四千港币。我们把这些钱暂时存到我父亲的银行账户，拿了银行证明书去面试，待过了关就马上还钱。这就是穷人出国的方法。

初一那年我伤过母亲的心，五年后，我又想去当神甫。这次我的决心更强，我不告诉妈妈我的决定，免得坏了事就不好了。在等待加拿大留学签证期间，我告诉教堂圣咏团的丁鸿华老师我想去当神甫（丁老师是我另外一位恩师）。她是教我唱歌的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我跟着丁老师学习唱圣咏和指挥合唱团。我大概在初三、四的时候，就指挥一个四声部合唱团。我找丁老师告诉她我想当神

甫，但我没有告诉家人。

丁老师替我联系天主教香港主教李宏基神甫，李主教就接见我。我表明了来意，说：“我感应到圣召，我想当神甫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听说你已经申请去加拿大留学，如果签证下来了，你八月份就可以出国了。这样吧，你再继续等候，你拿到了签证，就尽管去加拿大念书，三年之后，如果你还是感应到同样的圣召，你写信告诉我，我会写信推荐你到加拿大的神学院，接受神学培训当神甫，好不？”

想起李宏基主教的话，我非常感谢他。他没有批评我三心两意：“小伙子，既想出国又想当神甫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我只看见一个和蔼、温柔的老人家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再等三年吧，三年后你再找我。”感谢神，我也感谢主教。就这样，我第二次想做神甫却不成功。

一九七三年八月底，我这穷人家的子弟第一次坐飞机出国了。离家前父亲跟我说了很多的话，到今天还记得一清二楚。他说：“你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来跟你说要帮助你、让你搭顺风车，你谁都不要听。知道不？记住了啊！”父亲的话音仿佛还在耳边。哥哥是警察，害怕我被人欺负，也教了我很多事情。

到加拿大读高中

我在加拿大先读两年的高中，然后上大学。在上高中时，有一天，我在公车站等车上学，一个不认识我的香港同学跟我打招呼，并邀请我参加查经班。这个同学名叫 Gideon（基甸）。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见“查经班”这三个字。我这个天主教徒很友善又好学，他邀请我，我就去了。

这查经小组才六、七个人，带领的就是那位邀请我的 Gideon。他是新教徒（基督教徒），他对主热心，向我传福音。在他看来，天主教徒都不认识神，都是不得救的。这个是不是自负呢？有一些天主教徒没有重生，是不得救的，就正如有些新教徒也没有重生。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没有重生，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不认识神。不能说他们是天主教徒，我们就认定他们不能得救，必须向他们传福音，这就是自负了。

当天查经的经文是创世记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开始的时候，Gideon 做了一个祷告。我觉得新奇，没试过。我们闭上了眼睛，他开声说话了。祈祷快结束的时候，他的一句话让我有点不高兴，觉得冒犯了自己。他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求圣灵在 Joe 的心里工作，也开他的心窍…… 阿们。”这真的有点伤害了我的自尊，我心里不服，想着：“为什么只喊我的名字？你们呢？神的灵不需要在你们的心里工作吗？”祷告完了他们都睁开眼睛，查经就开始，我也不好意思去表达我这种不悦的情绪，只得无奈地坐在那儿。

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信徒都打开自己的《圣经》。天主教徒很少自己读《圣经》，我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为什么我们（天主教徒）不是这样的呢？”我就渴慕得很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此刻我是不喜欢 Gideon 这个人，但是他一开口，虽然表面上是他在说话，但我却觉得仿佛有另一个人物在我内心同时对我说话一样。我很难用言语描述那种感觉，好像是同步发生的。神说“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我们的样式造人……”，这句话可吸引我了，好像让我明白了人存在的意义。很奇怪，之前不高兴的情绪突然间没有了。我觉得我必须跟着这群人，听他们讲圣经。当年我十九岁。

滑铁卢大学

高中两年后，大部分同学因着所选的大学不同就分道扬镳了，只有 Gideon 和我不谋而合，都选择了滑铁卢大学（University of Waterloo）。滑铁卢大学是加拿大的一所名校，其计算机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，我就是在那里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。在大一新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两人在校园又碰头了。不到两秒钟，我就问他：“什么时候开始查经班？”几年后他告诉我：在他传福音这么多年的经历中，没有一次是有一个人主动追着他问：什么时候开始查经班的，我是唯一一个！神的灵在我——这个天主教徒的心中动工。

我的兴趣是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美术、音乐。香港好像今天的中国，很“脚踏实地”。虽然我有理想，但在外国我害怕追求我的理想，也害怕我的英语不够格，念不成文学、哲学。我担心即便念成文学或哲学，毕业之后回到香港，凭着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怎么赚钱？如果不去从商，或去当医生，怎么能发达？所以我只好妥协，不敢追求我的理想。

为了能够向父母有所交代，为了向这些送钱给我读书的人有所交代，我就分析：我应该选哪一个专业，将来能够赚到钱？其实我不喜欢赚钱，什么土木工程、法律、经济、会计、商业管理之类的，这些好赚钱的专业我统统没兴趣。我爱思考，但又不敢念哲学，于是就选了计算机专业。七十年代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，非常吃香，再加上滑铁卢大学计算机专业很有名，水准也高，毕业后赚钱应该不成问题。我选择计算机专业，仅仅是为了日后能赚钱，好向父母有所交代。

读完四年的计算机专业，将来毕业回香港，我的家族肯定会引

以为荣、万分雀跃，因为孩子从外国毕业回来了，就可以找好的工作，能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没想到神的话语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心中做了更深层的工作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对《圣经》的投入和专注。我从来不懒惰，因着专注力非常强，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能力都很好。但是几年的大学时光，我对《圣经》、查经班、星期天崇拜听道所投入的专注，比在计算机书本上更多。

《完》